

衣 襯

張資平譯



上 海
光 華 書 局 印 行

衣 襯

目 錄

觀衣(加能作次郎).....	1
無產階級者(小川末明).....	19
消遣的對話(佐藤春夫).....	57
自殺(江馬修).....	85
最後列車(加藤武雄).....	105
和解(志賀直哉).....	143

襯 衣

(一)

津田三吉決定升學到市裏的高等小學去時，村人都覺驚異，“那個窮鬼的兒子也……！”沒有一個不以爲是件奇事。

三吉之父是個漁夫，是村中最窮苦的人，他和他的妻子整理家事外，每日都幫人家做工得點工資，一天一天的過日子。三吉因爲品行端正，學問優良，在村中的尋常小學校占第一席。他在家的時候；誰都當他是個叫化子的兒子一樣看待；在學校的同學間，也沒有人和他一堆頑。但在學校中做級長享模範生的待遇，得教師們的信愛，其他的小學生很不情願的，但不能不尊敬他。在這一片那一塊補綴滿了的襤褸的衣上，繫着一條兩端碎裂了的細帶的裝束，如何的

窮寒難看喇！但帶着級長的徽章——兩端有垂纓的紅色毛織扁帶，由右肩斜繫至左脅下持着像鞭子般的小棒，上課前，級中的學生都就了席後，在教室門口嚴肅的站着等教師進來的他，像具有一種難犯的威嚴。這時候平日把他當奴隸看待的有身分者的兒子，和有錢人的兒子，都不能不服從三吉的命令。

由校長起及教師們都很愛三吉，對他的將來，都抱着一種屬望。他們都覺三吉家窮是種很抱憾的事。

“三吉能昇學到高等去就好些。真的可惜，因為罕有這樣讀得來的兒子。”

近畢業期了，那一個那一個昇學到市裏的高等小學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，有一天教員室裏主任教師像表示自己的功績般的說了後。

“是的，想個方法送他昇學去如何？”校長這樣的說。“過幾天叫三吉的父親到學校來，我和你兩個人試勸勸他看怎末樣。”

“唉，勸勸他看。三吉昇學到高等也一定考第一名的，直到畢業也是本校的名譽，無論如何總望送他

出去。”主任教師很熱心的說。

高等小學校在距村裏五六里路程的小市鎮裏，是由七八個村落集匯而成的小市場，在這鄉間只有一間高等小學校，由遠處來的有走十餘里路的走讀學生。

無論由那一村來進高等小學的，都是財產家的兒子；若不然就單是成績拔羣的學生。由他一方面看來，這個高等小學是各村的尋常小學的競爭場，看那一個尋常小學出身的學生，在高等小學成績好，是各村尋常小學教師們的唯一的興趣；也是唯一的刺戟。若自己學校出身的學生成績好，其中出有攷第一名的時，就是他們的唯一之誇；也是他們的名譽，因之自然成爲他們的功績的唯一的表彰。

這時候尋常科是四年制。由三吉村裏昇學到高等小學的僅有兩個人：一個是校長的兒子一個是資本家的兒子，在各村中送出去昇學的學生數最少。這一點教師們都引爲憾事的，並且也覺得不很體面。他們都想能多送出一個都好，常向學生的父親們慫恿；但貧窮的並且教育思想不普及的村人們，都說做漁

師的不要什麼學問，很不容易答應送子弟昇學，這是教師們都覺得最鬱氣的。幸得現在送出去的兩個學生成績都很好，尤其是去年送出去的校長的兒子達到有爭第一名的希望的位置了，教師們都以此自慰。每年兩三回在高等小學校開的各村尋常小學教員聯合會議席上，他村的教員若說出“昇學至高等小學的生徒太少了”這句的譏諷時。

“人數雖少，但我們村裏來的都成績優等！”教員就說出這一句不得已的辯解。

可是今年畢業的生徒中，昇學至市裏高等小學的也有二三人，不過成績不很好。由校長至其他教員們都以爲爲本校名譽計，無論如何非把三吉送出去不可，他們因爲三吉的家計不許他昇學，和村長商量想把他當做村中的公費生送出去。

三吉的年紀雖然小，但他相信他自己的力量。他本來就想昇學到高等去，但他知道到底是件不可能的事。主任教師曾預先囑他向父親請求，但他終沒有請求的勇氣。

有一天學校來請三吉的父親去，他以爲發生了

什麼事，戰戰兢兢的跑到校裏來。恰好村長也來了，村長，校長和主任教員三人都勸他送三吉進高等小學。三吉的父親以爲送三吉進村裏的尋常小學校已經過分了。他祇等着義務教育的年限能早一天的完了。要他看小孩子或幫理家務，祇盼望他的畢業的日子快到來；說送到高等小學去真的連夢想都不敢夢想的事。現在由他的頭腦的任那一隅，這種思想都不會跑出來了。直接和自己平日深信爲村中最有本領的人們相會，完全驚慌失措了。他只能夠「唯唯」的答應。聽見這班有本領的人們稱贊自己的兒子，是很光榮很名譽的事，但他連感知這種名譽和光榮的餘裕都沒有了。他竟覺得頭腦昏亂，眼睛昏眩，完全說不出話來。三月初天氣尙寒的時分，他的額部滿生着汗珠了。

“託底了！諸位先生們想怎麼樣好請照辦就是了。拜託，拜託了！”三吉的父親到後來祇說了這一句就告退出來。

每月二角五分錢的授業料，支村中的公費，教科書若沒有變更，就借用上級的校長的兒子的。筆墨和

紙就由父親供給。三吉就漸漸的決定四月起到市裏的高等小學上課去。

(二)

沿着絕壁下的波及線上的崖路過去，一出村界有一小河。渡船由一個鐵環串繫在由此岸到彼岸的鐵線上，像釣籠般的無論誰都能拿着鐵環一個人自己渡過去。河的那面是約五六里的砂濱，作深深的灣港。由村出市鎮要經過這個汀渚。沙濱寬廣，砂粒微細。夏的太陽和晒成鐵般的裸體的男女，滿滿的散在沙濱上製鹽。有汲海水的，有撒水的；撒成的白色水花，嘶嘶的滲入砂裏面，發出一種微妙的音響——沙濱全部像活活的在運動。傍晚時分，在長沙丘之下並立着給鹽灶的煤烟薰黑了的茅屋，由茅屋頂升起白烟，穿入後面的成列之松林間，作成一種靉靆。三吉和校長的兒子朝晚都通過這個沙汀，踏着吹湧上岸的微波在學校和村間往返。

沙汀上堆着很多種種美麗的貝殼，尤其是春秋季爲最美麗，有二十六仙的名的，形和色都不同的珍奇的貝殼，在白沙上織成錦綾般的很長的連續着。市

鎮裏的人們常出來檢取這些貝殼。子帽上面再戴一條手巾，繫垂至頰部，渾圓的蹲走着的姿態，在此灣浦另添一種風致。晴日望得見在水面上的遠方各地的連山。在灣內不拘朝夕都有白帆出入。漁舟點點的浮散在灣裏。

當秋杪至冬，不是製鹽的時候。由這時候起白沙濱頓呈蕭條的景色。除了賣魚人外很少通行的人。由海面吹來的潮風，辣辣的又冷又痛的打在頰上；海浪很高，深進內部，沙濱面積看去減了一半般的。沒有美麗貝殼了，祇有海藻和木屑。海波不時送些水母到岸上來。高積着雪；製鹽的茅屋，像埋在裏面了。烏鴉逆着風向，在堆積在渚畔的海藻中覓小魚吃。鱈和鱻魚給海浪打上來，牠們的眼睛給飢的鴉羣拔了去，他們的腸也給鴉羣啄出來。這種慘狀也常常看得見。Plover受着風的襲擊，悲鳴着飛了去。

不論下雨，不論吹風，不論降雪，三吉都不缺席的很熱心上學去。由村裏去的四五個學生，本來是互相等候一路到學校去的，但暴風雨和吹雪的時候，他們是很感困難的。有時候小身體像要給風吹了去般

的，有時候因爲吹雪，眼睜不開，不能不翻轉身來，翻向側面找波及綫邊的小徑上走。在冬期積雪更深，他們通過這裏時是賣魚的還沒有通過的早朝。地面祇敷着沒有一個足跡，祇在閃光的純白的雪野上變成個白團塊滾着走。年紀最大的先行，分開雪路。其他的跟在後頭循着足跡向前進。身體短小的三吉，稍不留意就不能循着前面足跡走，常常跌倒，陷進深雪裏去。

三吉回到家裏來時，要幫理家事汲水煮飯，看小孩子。有時候跟父親到海邊去捕魚，回來後完全沒有空溫習功課；但他的成績還是不負村中小學校教師們的期望，常拔羣第一。

那時候小學校每年行三次試驗。他進學那年由第一學期的試驗起，就占了首席。每期試驗學生間——和村間的競爭很激烈，但到後來有一個能做三吉的敵手的，和三吉同級的某生徒，他的父親向他說：今回不考上第一名，就不準他進學校了，這樣的激勵他。但那個兒子說：

“津田三吉在學中，是無望的。第一名無論如何

不敢想；我爭第二名吧。”

三大節及證書授與式的時候，每回三吉都由縣知事，郡長，學校聯合會長等領受許多的賞品。在這時候，其他的生徒，雖生長在鄉間，也穿着相當的服飾來。父兄們來參觀的也很多。在這個萬目共瞻的式場上，幾次走上來領受賞品的三吉的貧寒的服裝，特別地引人們的注目。

“那個小孩子是誰的兒子？這樣的樣子，幾次都是他出來領褒賞。”當證書授與式的時候，在場的女人有這樣的感歎着說的。

(三)

三吉是很幸福的，不單覺悟着自己決無希望進的市鎮的高等小學也進到了；並且一樣的成績優等。人人都稱贊他，說是村中的名譽。村中的校長和村長交互的用激勵的話賞讚他時，他也感着一種名譽。父母也很喜歡。

“第一名莫給別人奪去了啊！村長先生，校長先生這樣的替你出力——由村裏領公費昇高等的，自開村以來沒有這種例，又說是村的名譽，這樣的褒獎

你，你該努力用功才對。”父母常這樣說。他們雖沒有說出口，但看他的意思，三吉能在高等小學畢業，不論如何的勞苦，都可以再叫他昇學到上級的學校去。

但這樣的幸福不能繼續下去了。不知在什麼時候三吉心裏生出了一種不快的暗影。因為他有了這種意識，即自己是貧苦的，無力就學，授業料還是由村供給。他自覺與其說是當他名譽，甯可說是感着種屈辱。這種自覺像腐蝕他的心般的晦暗起來，他愈努力想把這個心的晦暗除去，恩惠的自覺愈深深的侵蝕進他的心裏來，使他苦悶，使他生了一種悲感。

“啊，叫化子的兒子，你不是村裏代你繳授業料麼？二角五分都繳不出的人，說什麼考第一……”

平日對他抱嫉妬起反感的，由他村來的二三同級生，對三吉常這樣辱罵。

他想他會受這樣屈辱，完全是貧窮的緣故。他覺得再沒有比貧窮更可咒咀的東西了。

受着壓迫般的不快的悲哀的日子，長期的繼續着；但三吉還是每天到學校去。

三吉是三年生了。那年冬的一朝，他從不快的心

情裏醒了起來。因為從來穿的襯衣，現在破爛得不堪，再不能穿了。但今天因為要換內衣，不能不把那爛破的衣襯穿上。他一醒過來，同時就感着這種不快。貧窮慣了的他，這些微小事情本不算什麼。很奇怪的近來突然變異的心思，使他總覺得快快不樂。二三日，他告訴母親襯衣破了，那時候母親說：

“再過二三天，等把那件縫補好了，現在不得空沒有縫補的時候。”

三吉忽然表示一種不快的臉色。

“不能穿了，破爛到這個樣子了，你看？”他把衣服脫了，把滿身補片和破孔，兩袖也碎裂了，經了多次的洗晒，條紋也洗掉了；並且給油垢染成鼠灰色的，分不出到底是襯衣，還是爛襪襖的東西給母親看。

母親祇注意她的事務，不看他的說：

“忍耐着穿下子吧。這件做完了就替你縫袖。”她只努力着縫補父親的厚布製的單衣。

但是三吉覺得今天再不能忍耐了；尤其是昨夜來降了冷雨，在寢牀裏覺得很寒。像這樣的天氣，還

要穿那件襤褸的襯衣到學校去，感着一種忍耐不得的不快。他很悲感的，由寢床起來，要流下淚來般的，把脫在枕畔的襤褸衣拿在手裏。

“真可憐的。那件取出來給他穿上吧。”三吉聽見在自己背後的前房裏的父親向母親說的聲音。“到正月無論如何要新買一件給他。”

三吉聽見了後，抑制着自己的微笑，故意裝出躊躇不穿那件襯衣的樣子。母親還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，但等了一會：

“等了一刻，就把好的拿出來給你穿。”說了後進裏面房裏去了。三吉聽見開籐籠的音響了，不一刻白色的棉織的襯衣拿出來了。

“穿這件。打算正月才給你穿，留在籠裏的，…”

這件是以前由在京都親戚家裏做工的姊姊那邊寄來的，親戚的小孩子穿過了的。還有一件也是親戚的小孩子穿過了的絨布外套，一同寄來給他。這件外套，就是三吉近來就把他遮掩着襤褸的袖筒上學去的。

三吉歡樂得要跳起來的樣子。雖是穿舊了的，但

洗得很乾淨很白。他有生以來算是初穿毛棉的襯衣。有柔滑爽然的冷感，在他的皮膚上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。他禁不住起了歡樂的微笑。

那天恰是學校創立紀念日。上課前生徒都齊集在禮堂裏騷然的嘈雜着。三吉在生徒出入的門首脫了草鞋。洗了腳，把外套掛在釘子去後，打算直接到教室去，在迴廊下跑着走。走到樓梯口邊，待要上去。

“喂，津田君。”有人在後頭呼住，他翻轉頭來看時是隣村出身的和三吉很要好的姓吉田的學生。

“那個帶來了沒有？”吉田急着問三吉。三吉想及昨天答應了吉田，帶釣針來給他，

“啊，帶來了。等一下，在外套的袋裏。”

三吉說了後，走到門前安置傘笠的地方。恰好上課的鐘聲響了，三吉忙急的伸手錯伸至別人的外套袋裏去了。祇一刻，他知道是別的生徒的外套時，

“啊呀！不是我的，弄錯了！”他對自己說了後，這回更忙急的再伸手向自己外套袋裏探摸，把今早向父親討來的一包釣針取出來。又急急的走回教室裏

來。恰好這時候要開始舉行禮式了。

(四)

二年級的姓井上的學生，今早來學校的時候，他的父母叫他放學後在市裏買點東西回去，帶了一個五角錢的銀幣，裝在外套的袋裏，帶到學校來。現在紛失了，找不着了，到了第二堂上課的時候，哭着告訴主任教師。

下了課後，開始調查這件事了。有一個姓上野的學生說他看見三吉剛才伸手到別人的外套裏，不知找什麼東西。那末嫌疑當然落在三吉頭上了。二年級的主任教師，把三吉帶到別室去，把門關緊，向他審問。他以深疑之眼，凝視着三吉。他是別村出身的，去年在縣立師範畢業後來的年輕教員。他以為三吉家計寒苦，是村的給費生，他信這五角錢，一定是三吉偷了的。三吉不是和自己同村的；並且成績優良，超過別的兒童，這都是使他對三吉不能抱何等的同情的，反使他生一種反感。

“怎麼開始了授課，你還跑到那邊去？”

“還沒有開始授課前去的。”三吉戰戰兢兢的用